

沈曾植海日楼佚序（下）

钱仲联 辑录

二一、孙抑安汉书艺文志举例序

《前汉·艺文志》，为历代史家志经籍目录家次著录者之祖。继世而起者，王俭《七志》，陆孝绪《七录》，魏征《隋·经籍志》，毋煗《开元古今书录》，皆述事之肖子，百世不迁之大宗也。俭有《条例》九篇，置于《七志》之首。孝绪与俭异同，史讥其割析辞义，浅薄不经，则于今存《都录》之外，自当别有论说，惜其亡佚不可考知。魏氏约文绪义五十五篇，大较准拟班书，毋氏承之，通变以赅其用。迄宋而郑渔仲锐志校讎，专以《隋书》衡量诸家，而时时上推班氏，阐其精意。其言类例与学术相关之故，昭晰通明，郑氏诚班氏功臣哉！国朝章实斋氏，益推郑氏之旨而上之，由艺文以见道原，推史以言经，而校讎之体尊，著录去取，乃愈不可以不慎。

近世图籍益蕃，公私书目，省府县志，艺文序录益广。其事固有出于古人之外者，固有出乎古人之外不可以古义例之者，亦固有出于古人之外而仍可以古义例之者，举一以反三，范围群言而不过，通乎古今之道而知，舍班氏则何由焉。

孙子抑安，今世之渔仲也。平生好章氏之学，积思造微，既于《诸子通义》发之矣。间涉诸家书目地志艺文之序列，窒焉而求其通，疑焉而求其解，萃不齐者而求其齐，参伍错综，一一皆

于班书得其类例，都凡四十六科。蕃变在乎千载以下，规矩陈乎千载以上，市有平，不可欺，卷有师，不可背也。善已！余语孙子：例者盖出自法家，西汉恒言比，东汉恒言例。盖所谓名例者，具体于《法经》。及贾充、杜预，乃后定为律首，而张斐明其义。譬《艺文志》于《法经》，子且为班氏张斐乎？孙子盘辟而笑。乃书其语于策。时宣统九年岁在丁巳十月南干寐叟序。

按：此文作于民国六年（1917）。孙德谦，字受之，又字寿芝，号抑安，又作益菴，晚号隘堪居士，江苏元和人。清诸生。曾任紫山书院山长、存古学堂协教，晚年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系主任、政治大学教授，并主广州学海书院讲席。治先秦诸子之学、刘向刘歆校讎之学、章学诚氏之学，并工骈文，马李详齐名。沈曾植以德谦与张尔田、王国维并举，称为“三君”。著作已刊者六种，未刊者二十二种，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已刊行。生平事迹，见王遽常《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》。

二二、石芝居士□□□□序

不可思议者《阿弥陀经》，不二法门者念佛三昧乎？游华严者于此证法界观，礼法华者于此证究竟即，行般若者于此证实相，讲涅槃者于此证法身。马鸣唱于先，龙树应于南，天亲继于北，西土圣贤，以此为大乘之极致，此方末学，乃或疑为浅近，不亦悲乎！

禅宗曰即心即佛，微阿弥陀，或类堕不免异生（按：此句一作“则参悟为顽空”）密宗曰即身成佛，微阿弥陀，即神变仍皆有相。兜率密严，非一非异。加持护念，不自不它。吾所会为不二法门者如是。

石芝居士，心心念佛，念念见佛，出其所自证者，与无量无边阿僧祇大善知识共证，五浊世界，一真法界，弹指间耳。太岁

在著雍，太阴在敦牂，月雄室雌相，鸳鸯梵持居士序。

按：此文民国七年（1918）作。题目中阙四字，孙德谦校，拟为“礼佛法门”。石芝居士者，欧阳柱之号，广东人。寓沪，设宝记照相馆于南京路，与今南京东路王开照相馆相近。曾植曾为题馆匾。石芝精修禅与净土，据称临终时现往生瑞相。

二三、瞿文慎公止庵诗集序

文慎公诗集印成，公子希马吏部督序言。曾植负诺责于公。不敢辞。而感怆平生，畴昔文身显密之乘除，今古之不可齐，将以讯异世，著其端，遂究其理说焉。

昔者曾植与涛园论诗于公，植标举谢文靖之“讨谟定命，远犹展告”，所谓“雅人深致”者，为诗家第一义谛；而车骑所称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者，为胜义谛。非独以是正宋、明论诗者之祖师禅而已，有圣证焉。夫所谓雅人者，非即班孟坚鲁诗义“小雅之材七十二，大雅之材三十二”之雅材乎？夫其所谓雅材者，非夫九能之士，三代之英，博文强识而让，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？夫其所谓深致者，非夫函雅故，通古今，明得失之迹，达人伦政事，形之事变，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？五至之道，诗与礼乐俱，准迹熄王降之义，雅体尊，风体卑，正乐雅颂得所，不言风，有较四国之微言，固未可与槃涧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。自四家师说略同。诗教衰而五言作，才性于汉、魏之交，清言于晋，新变于梁、陈，风降歌谣，镂画者殆不识雅为何字。至于唐之行卷，宋之江湖，声义胥湮，而陋者复潜以宗门幻语，诗终为小道也已。尝发此意于渔洋生日诗，公不余非也。

涛园之言曰：宣王变正雅，侈中兴，而变雅怨哀，亦唯此余黎，遭际极艰而情蹙。周室大坏，与中兴岁月距离，十余年间事

耳。吉日车攻，铿锵金石之音，未绝于耳者，忽变而为踟躇悲鸣，南山瞻仰之歌叹。家父凡伯之徒，固继迹方、召而龟勉从事者。吉甫颂江汉，而伯封赋黍离，不已悲乎！涛园论此，颜气慨然。公起立歔歔，秋林回风，天宇苍黯。去今忽忽五六年，公归天上，涛园亦返道山，校录遗篇，畴昔之谈，乃复棼轮淖溶于心目，悲夫！悲夫！世何自而有人，人何自而有知，寥廓宇宙间，复将焉置此四始六义之绪何等也？

公诗集手自写定，银钩之敏，墨渾未干，删择至精严，编年完具。平生于《选》学最深，故其风骨声采，于唐若权文公，于宋若周益公，遭际怀抱，盖亦略同。两公皆寿考，优游园野昌其诗，公独晚际沧桑，所谓超览楼者，且邈若海上神山，缥缈不可复即，山河风景，沉痛中肠。而思而不貳，终不改乎玉佩琼琚之度。夫唯大雅，卓尔不群。公其近之。其容不改，出言有章。公允蹈之，惟此一编。其于谢傅称诗。异世相发者乎？若夫文外之旨，诗义与《春秋》相表里，所昔尝接绪论于燕间，诚当有若谢公所谓深致然者。西州经过，辄有福不逮徐文贞，寿不逮张文贞之悲。千秋郑笺，有待后来焉已。故吏嘉兴沈曾植谨序。

按：瞿鸿禨，字子玖，号止庵，晚号西岩老人，湖南善化人。同治十年辛未（1871）进士，由编修历官至军机大臣、协办大学士、外务部尚书，因忤慈禧太后旨意，罢官归里。辛亥革命后寓上海，为遗老，民国七年（1918）卒。谥文慎。其诗集为鸿禨手写稿，死后付石印者，书名为《瞿文慎公诗选遗墨》，凡四卷。曾植亦是手迹石印。曾植家中藏此文钞本、别本，语句与石印手迹有异同，兹依《文慎诗选遗墨》本。序约作于民国七、八年间。瞿氏生平事迹，见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三十七本传、余肇康《瞿文慎公行状》、陈三立《瞿文慎公墓志铭》。

二四、章一山文集后序

章一山左丞所为《康熙政要》，余昔尝称为三十年来著述家第一有用书。闻者或然或不然，而然我说者，亦未必尽同我意。

群言之淆乱久矣。三十年前，士大夫乘中兴盛气，抗心远迹，堂堂躐唐、宋而上。周官汉制，汉、宋学者各有挟持，称道以规治迹，而无所凭藉，卒莽漾而有其志而无以成之。二十年来，物博彘牙，异气乘之，则固以眩乱回皇，愈益讲求，愈益濶溃，卒且愈华离畔散，率助于淫攻。盖夫学术堕敝，余所隐痛扞舌而不可逝者。

一山自号曰希方，夫以方氏王佐才，理学正传，商略百家，靡不秩然昭然，是以开晓当世。剂其利害，犹以无所率循，不能有所设施以成治。在明初开创时，道一风同且然，况在于今，况事杂言庞之世乎！吾尝以庭训格言，读告于当世诸公，固犹夫一山作书之意。淳漠相睽，莫我听也。人皆曰世变，夫孰知比乐师忧，井通困遇，兑见而巽状，极深研几之圣人，固已预知其来物而树之大法，将极至于理尽数穷，率兽食人人相食，而后皇极之训行，昭然复明于天下。夫又安知夫大九州之迥辽，九变之终，不且有东望而礼圣人，而且奉是书为宝典者乎？盖余昔论一山之著书如此。

一山于文，气充而志正，昌昌浑浑，其风裁亦往往于方氏为近。居史馆久，实能称其职。圣谟神烈，典仪故事，金匱石室之藏，天禄石渠之祕，凡所该览，多有前辈所未见，吾昔日所未闻者。发愤啸歌，吐气若虹霓，亦未尝有往而不复之声。吾评一山文，又以谓非衰世之文也。天且不终穷一山，黼黻建武，蔡郭宣王，吾昔兆之，今犹拭目俟之。长水寐叟识，时宣统己未九月。

按：此序民国八年（1919）作，章一山，名樛，初名桂馨，浙江宁海人。先肄业于紫阳书院，瞿鸿禨督学四川，引

之入幕。又曾教授于湖南时务学堂。光绪三十年甲辰(1904)进士，官翰林检讨、邮传部记名参议。民国后为遗老，居青岛，后迁居上海。丁巳(1917)溥仪复辟，授学部左丞。后居北方，以卖字自给。有《一山文存》。生平事迹，见费行简《当代名人小传》。

二五、缶翁诗序

余来海上，好楼居，居且十年。运会变迁，岁纪回周，春秋寒暑晦明之往复更迭，生老病死，成住坏空，一皆摄聚于吾楼堂皇阑楯之间。晨起雾濛濛，下视万家，蕉鹿槐蚁，浑沦无朕。仰而瞻大圆，云彷徨乎？雷雨动乎？雾霾噎乎？日杲杲月穆穆乎？气之色虹霓霞，其声风，其香味触沆瀣，朝霞沦阴，正阳元黄，仙人道士所存想，浮屠之观，非有非无，非非有非非无，亦有亦无。心之喻不能形诸口，意所会不能文以辞。尝以重阳与孤清居士倚阑四望，广野木落，鸿鹄之声在寥廓，喟然相谓，汇万象以庄严吾楼，资吾诗，诗诚有其不可亡者耶？它曰，属缶翁画楼图，图成草草不似画，既装褙而生气迥出。余谓翁，子画状吾楼，状吾诗已。

翁数以长笺写近诗遗余，其诗横逸如其画。已又赠余刻本诗集，曰：为吾序之。读其集，吾楼之状况，疑若亦涌现于翁庐也者。翁既多技能，摹印书画，皆为世贵尚，翁顾自喜于诗。惟余亦以为翁书画奇气发于诗，篆刻朴古契周秦，其结构之华离杳眇，抑未尝无资于诗者也。顾尝拟翁诗以文太虚、孙太初，太初足迹遍天下，归隐苕溪，翁出自安吉山中，仕隐徜徉，归老于海上，遭世不同，而其诗情纵浪同，皆足以庄严吴兴山水。安吉故鄣郡，吴旧称山民为山越，吾将佩以黄神越章，呼老友庄严吾楼，且以翁之声音笑貌，诗怀诗况，参伍万象，（按：此八字一作“诗况诗声，参偶万象”。）助庄严于吾诗也。

按：此序作于民国九年（1920）。吴俊卿，字昌硕，晚以字行，号缶庐，浙江安吉人。诸生。官江苏安东知县，一月谢去，久寓上海。歿后，门弟子私曰贞逸先生。有《缶庐诗》刊本行世。昌硕书画篆刻，俱称开派宗师。陈衍《近代诗钞·石遗室诗话》称“书画家诗，向少深造者，缶庐出，前无古人矣。”生平事迹，见冯开《安吉吴先生墓表》。

二六、涛园诗集序

拔可印《涛园集》竟，谒余为序。余读未竟，心惛惛不自得，谓拔可曰：诗道至今且大穷，作诗者未易传，传亦未易论也。就吾党今日之所欲言者言之，而天下后世懵乎不知吾言之所存；而何论吾所称之作者？言若是不可以已乎！

涛园之诗，要当合其无韵之文字，平生议论，简牍杂文，参伍错综，互相证，交相发，而后意匠所经营，所谓居要而警策，所谓词高而意远者，乃视而可识。其特工于发端，诚有若昔人所谓剥落数十重者；其称古事以况今，亦往往别有会心，绝离寻常，心识径路。自擘笺分韵时，合志同术者，仓卒且不能喻；欲自释，而曲折不能词达；而安得期诸异世之人，而安所得山谷之天社、荆公之雁湖，为绌绎其旨，笺其字句，发其微，抉其隐乎？虽且妄意穿凿之赵次公、蔡梦弼亦绝不可几乎异政之国，异俗之家。诗以言志，志异者情异，哀乐异，耻尚异，所以乐出蒸成者罔不异。则今所谓警策，所谓工者，忽焉而师说泯不传，终无由诏瞽者以五色之观，而粉米绋绣与乱泉敝絮同量于幽国也，岂不唏欤！

虽然，深者固不可以浅量，蹟者固不可以粗理。王迹不熄，于人心悲愠戚叹，自然品节之根，极不象帝之先者，其合缙缙不相知而自相籀引，则意若亦有兆焉。昔君偕余登钟阜之颠，下视台城，长江汤汤流天外，日落西山，草木异色，余涉忧患，多退思；君慷慨俯仰，倏然有凌轹一世之意。相与瞻眺吟讽，归而就

君斋读君诗，磊砢豪宕多奇语，今集中往往佚之矣。

余顾谓君：近人言同光派闽才独盛，假有张为图者，太夷为清奇僻苦主，君为博解宏拔主乎？入室谁？及门几人？君当时意气迺上，颇自任，犹若有不足者。然晚岁归自黔中，病后益气平，默默鲜欢矣。而友朋夹持，吟事犹得不废。尝过海日楼，值余昼寝，举苏氏“睡起清风酒在亡”之句，余起相答，君遂抗声诵终篇，至于“遥和鲁国真男子，独忆平生盛孝章”，真有若晋人所谓唾壶击碎者。又好诵《左传》子家子语，倨句抗坠，往而不复。余奇其意，亦不能尽其指也。世咸知君为诗好用苏诗、《左传》语，举兹二例，君所会于二者若何？后之读君诗者用心若何？异代杨子云，或不无取裁乎？

余昔为君作《涛园记》，颇以天风海涛之音，广君意而达悲思；乃今复濡翰序君诗，两篇沧澜固亦交互而可相证发也。庚申六月，嘉兴沈曾植序。

按：此文为民国九年（1920）作。《涛园诗集》分《正阳篇》，《春申篇》、《南州集》、《义熙集》四卷，民国九年，其弥甥李宣龚校付排印行世。尚有《淮雨集》，乃作者监榷大通、正阳关时行役所作，集已佚。其它集外之作尚多，散失未有辑录。是集作者沈瑜庆，字爱苍，号涛园，福建侯官人。清两江总督沈葆楨之第四子，光绪十一年乙酉（1885）举人，历官刑部主事、江南候补道、淮阳兵备道，护漕督、湖南按察使、顺天府尹、山西按察使、广东按察使、江西布政使、护巡抚、贵州布政使、贵州巡抚。民国后，寓居上海，以遗老终。谥敬裕。生平事迹，见陈三立《诒授光禄大夫贵州巡抚沈敬裕公墓志铭》。

二七、汪穉卿遗著题辞

颂谷刻《穉卿遗著》将竣，属社耆问序于予。予展视不数

叶，辄枵触唏嘘，不终篇而止，佗日复展亦如之。芒芒然庚辛之际在于前，其事不能忘，其言不忍复也。

余识穰卿于童卯之年，亲见其困折于塾师，亲见其困学，见其成业，见其为大秀才，见其为名孝廉，为名进士，为大议论家。日长炎炎不可止，而时势推迁，悉恶攻取，乃困于葛藟于魑机。困于从衡于游侠，纷纭络绎，动心而忍性。名称满人间。志益湮阂，乃困于贞疾。凡兹遗书，则皆穰卿之呻吟语，邪民之方殿屎。噫！有熊氏三千年畏神服教之民之呻吟也。

余与穰卿游踪最密在庚辛之际，壬寅后不复见，迄辛亥而君卒。其死乎？其升乎？昆仑之虚，叫天而问有辞呼有诉乎？其缠绵固结之心，其复来此世而一宣抒乎？“秋坟鬼唱鲍家诗，恨血千年土中碧”，书至此，悦悦然若穰卿嫫嫫勃率，褰帙入而有以告语余也。庚申阳月，李乡寐叟题。

按：此文民国九年（1920）作。汪康年，字穰卿，晚年别号恢伯，浙江钱塘人。光绪十八年壬辰（1892）进士。官内阁中书。参与上海强学会，办《时务报》，后又改办《昌言报》。其遗著民国后有排印本。生平事迹，见汪诒年《汪穰卿先生传记》、唐文治《同年汪穰卿先生传》。

二八、涉园丛刻序

张菊生参议，创设图书馆于海滨，既广罗秘笈古书，景摹传世，复取张氏先世著书已刻梓而板亡及藏家未刻者活板印行，而属曾植叙其指要。曾植受而读之。

曰《入告编者》，菊生世祖黄门君之谏草也。其赋咏为《退思轩诗》。曰《赋闲楼诗》者，黄门之子皓亭先生所作也。曰《篸谷诗》者，黄门之孙葭士所作。曰《扪腹轩诗词》，曰《藕村词》，黄门曾孙青在、咏川两先生所作也。附以《涉园赋咏》。总类之曰《涉园丛书》。

涉园者，黄门君父前明孝廉大白先生读书之庐，黄门致政归而拓以为园，国初诸老所题咏，而叶星期作记者也。张氏藏书目，有以涉园名，而所谓退思轩、赋闲楼、笕谷、扪腹轩、藕村者，皆为园中斋馆。张氏盛衰，园为表帜焉。

余惟黄门通籍在顺治甲午乙未，其入谏垣，当在丙申丁酉之间。当是时，天宇闾明，朝廷出震齐巽之精神，与南北贤士大夫穷剥反复忧伤蕉萃之思，忽微相应。与黄门同甲偕升者，吾乡若项眉山、杨自西两侍郎，皆以儒林之秀，发抒意气，卓然有所表见于当时。而黄门与仁和杨通政璠，同以言事受章皇特达之知，同于康熙初蒙先朝谏臣之褒礼。尊缶契合，旷世可思。而黄门章疏，剴切谨严，尤能纠官吏非违，曲折达民间疾苦，葆存元气，其言简质不支，其往复惻恒至诚，而绝无晚明台谏诡激嚣凌习气。亲政一疏，霜严日烈，出辞乃不溢镗黍，是其蕴蓄可思，道直而履和，风采伟著于朝端。年力未愆，而遗情贞观于邱壑，其衿抱尤可爱也。

志称黄门在工垣时，三藩不靖，军需孔亟。计臣或有履亩加赋之议，黄门力争，以为不可，由是浙赋得循旧额。又言皓亭先生尝以黄门议赋书入告，得如议。今此两文，乃皆不载编中，无由见议事本末，惜哉！贞元之际，朝野同心，以谋改赋，嘉谟说论，官书省志佚漏綦多。此二百年来闾阎乐利之保障，财政学之沿革枢纽，菊生所当访求缉补者也。

自皓亭先生以下四世，食德承家，泽躬尔雅，各能以文采自曝，不坠名家令问。施及菊生，盖经世遭际，颺历出处，荣悴之所更，懿迪前光，固当有异世悬感者。比量异同，若相类，若不相类，若不相类而相类。夫鄱阳形性之遗传，亘数百年，视而可识；而王、谢、崔、卢之仪范，不能不藉国运教泽礼俗制度以贞存。杞柳之喻，柏石之谈，筠心柯叶之在人，古曰天倪，今称天演。

《诗》有之：“明发不寐，有怀二人。”菊生刻斯编也，吾知其

猶誦而慕，思歸故里而臨睨夫園林址域，俯仰今古，其將且惻焉以悲，怔營長懷，而無由理遣也已。

按：張元濟，字菊生，浙江海鹽人。光緒十八年壬辰（1892）進士，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刑部，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。二十三年，創辦通藝學堂。戊戌變法時期，曾連上奏摺言新政。政變作，革職永不敘用。赴上海，主持商務印書館有年。海鹽張氏為清代著名藏書家，刻印善本。元濟生平事迹，見湯志鈞《戊戌變法人物傳稿》。

二九、陶廬六憶序

江陰金粟香先生，余叔父連州公同寮友也。才華干用，早蜚譽于光緒之初。齒未艾而休官，世方泰而收身于夷憺，超然蟬蛻囂埃之表，獨以編述寄懷抱。所集《粟香叢書》，流布海內，迄今且三十年。讀其書者，几若陽休之為古賢人。然而先生方親魚鳥，樂林草，筆床茶灶，朗詠長川，往來吳越之間，容常不衰，見之者又若《列仙傳》稱王叔經、郗元節然。毗陵自昔多奇士，先生所自得意，固非庸常所測識耶？

先生自號陶廬，晚更自號曰水月主人。其所為《陶廬雜憶》，前後凡六集，自鄉邦文獻，田園風物，交游聞見，心之所之，觸境成象，謂自抒襟靈也可，謂之達世變，怀旧俗，抑無不可。其專用七言絕句，又似所南之一百二十圖詩者，平生微尚，其有在乎？

先生今年七十有八矣，谷食少而能飲，步履輕矯，心意洒然。期頤之分，得于天益者，非人損所能撓。自今以往，水益澄，月益明，主人得一以永貞，先生且長樂無極老復丁也，憶无尽，壽無量矣！

按：金武祥，字莊生，號粟香，又號一斥山人，江蘇江陰人。官鹽運同。《陶廬雜憶》凡六編，編百首，皆絕句。

輯錄者工作單位：蘇州大學中文系